



莫里茲 著

孤兒院的孩子



孤兒院的孩子

莫里茲著

王書鍾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Zsigmond Moricz

ARVACSKA

根据Gara Lászo法文譯本Celle de l'Assistance
(Connaitre Coopérative d'Édition, 1953, Genève)

轉譯；插圖為Miklos Gróry作，根據法文譯本復制。

內 容 說 明

日格蒙德·莫里茲是二十世紀上半期匈牙利傑出的小說家。這部“孤兒院的孩子”是一部內容豐富、結構完整的長篇小說。它以一个孤兒的不幸遭遇為中心，描寫反動派霍爾第統治下匈牙利人民，特別是農民的艱難困苦的生活。

由於腐敗政權下的官立的孤兒院往往將院中孤兒分別交給私人“撫養”，結果孤兒在這類所謂養父母家裏，受盡了百般虐待，过着極無人道的生活。七八歲的女孩子，竟赤裸着身子放牛、餵豬、擠奶，担任着成年人的勞動，結果還常常挨餓。作者在這部小說中，不啻把解放前的匈牙利的黑暗面貌，全部暴露在我們的眼前。

責任編輯 金滿成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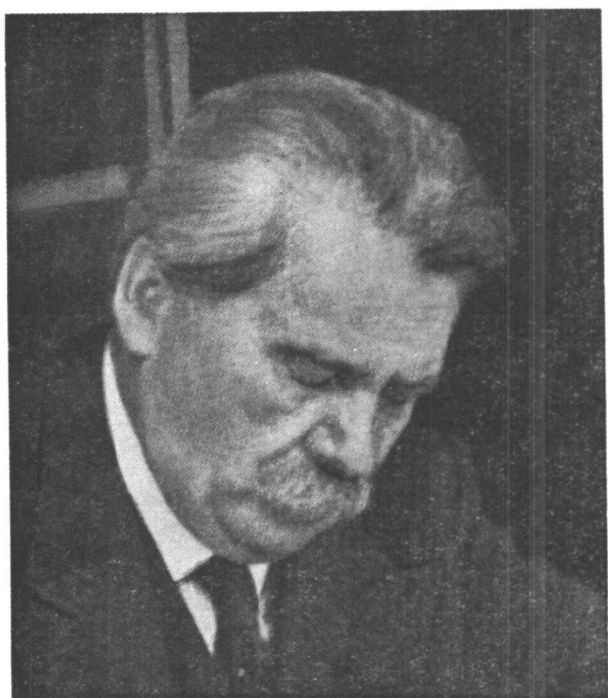
◆

書號569 字數114,000 開本850×1162 1/32 印張5 $\frac{1}{16}$ 插頁3

195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冊

定價(6) 0.60元



作 者 像

第一詩篇

原野上的黎明。

永恆不滅的太陽，像一隻碩大無比的母鷄生下來的还未成熟的蛋，出現在天和地交界的地方。它那紅黃色的、隱約模糊的光芒，穿破了黎明時分淺藍的薄霧。石灰質還沒有使蛋殼硬化，太陽的輪廓還沒有完全固定下來，它彷彿是攤在棕色的、巨大的盤子上的鷄蛋。

在遼闊的原野上有一个小村落。

村落里有一所神話中所描寫的那種小房子。在已經變黑了的茅草屋頂上，佈滿了黯綠的青苔；鶴鳥的蹂躪、風吹雨打的災害，使茅草屋零亂不堪了。它的几垛土牆，縱然很厚，却已經歪斜，使那所小屋活像一顆大蘑菇。总有一天土牆會倒塌下來埋沒住在里面的人的。但是這是很久以後的事情，大約要在一個暴風雨的冬夜里，這一時刻才會來臨。

今天，這個村落依旧非常幸運，這裡的一切都很美好，居民們不能不感到滿意。這裡也是原始人的祖居所在，沒有圍牆的痕跡，圍牆有什麼用呢？最鄰近的村落也相隔得那麼遠！連防衛家禽也用不着圍牆；母鷄如果走進這塊土地上來也吃不到什麼可吃的東西；因此它一離開某棵彎曲的桑樹，就立刻跑到附近的草地

上尋找食物去了。

生活在這兒多麼美好！多麼快樂啊！就在這兒生活吧！就在這兒當小孩子吧。

有一個小女孩子站在田野里，她在遼闊的天空下面顯得十分渺小。她正用纖小的拳頭揉着眼睛，赶走睡夢。她站在那邊的陽光下面，赤裸裸地一絲不挂，就是剛生下來時的那付原形。那時，地平綫上的太陽，使得她驚駭的目光不能不向天空遙望。剛剛睡醒的小鳥愉快地、吱吱喳喳地叫着。小女孩子活像一隻小雞站在那裡，把太陽當作是一件可以取樂的東西。朝露落在她纖小的棕色的身體上，一個年幼的動物的身體。

她什麼也不想，甚至記不起來她是怎樣從屋裡出來的。她還感覺到有些困倦。人家說她好像一隻小猫，但是小猫知道咪咪地叫，知道洗臉，小女孩子呢，什麼也不做，她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她也沒有任何希望。原野上有一種在黎明時分豎立起來，對着朝陽微微顫動的風輪草，在這樣的草上，可能存在著一些希望吧；

一個干瘦的女人向村落的空場上走去。看哪，太陽離地平綫已經有一公尺高了，現在它已變成了一顆又白又熾烈的圓球。你可別用目光對着它！

這個女人的圍裙拖下來的樣子真逗人發笑，人家會不會說她把當地最大的一个西瓜吞下去了呢？她藏在長衣下面的可不就是那個大西瓜嗎？她偷了這個西瓜嗎？

六個吵鬧的孩子從一道小門里擠擠推推地出來了，他們很迅速地就跑到了空場。

母親很關心他們，對他們一個個地都加以照顧。這種母愛此刻的表現是對孩子們的一番教訓聲，她帶着哭聲對孩子們說：

“还是讓魔鬼把你們抓去的好！”

从那时起，太陽不作別的了，只用它所經過的一公尺一公尺的路程來衡量人們的一举一动。

当太陽昇到了一棵枝叶茂密的樹梢时，它看到那兩個大的男孩已經各自背上一个盛着干粮的口袋，随着神色陰郁眼珠里滿是血絲的父親，一起到葡萄園去；父親在牲畜左右慢慢地走着。在一个村上总有許多事情要做；尤其是在有牲畜的村落里。因为家畜需要飼草，飼草需要鋤头，鋤头需要一个人去使用。如果說他們在村落里是幸福的，那也就是因为每个人从早到晚都忙碌着。誰想干活，誰就經常有活可干，誰干活，誰就有面包和酒，于是这个人脾气变好了，这个人也幸福了。

最小的四个孩子都要上学去了；已經有四个孩子到了讀書的年齡了；母親給他們中間最年幼的一个穿上一件襯衣，襯衣肩膀上印有像孩子手心大小的一圈字，小罗茜穿上这件粗布襯衣以后感到十分驕傲。母親再次端詳了穿着新襯衣的小寶貝。但是在大清早，她是不高兴开口說話的，她只端詳了一下就完事，連“小心衣服！”這句話都沒有囑咐。不过她眼看見自己的女孩子穿上了新襯衣，心里到底非常滿足。現在四个孩子都已經穿好衣服，可以出發了。天色虽然剛剛破曉，但他們仍然要及早動身才行，因为村上的小学离此地有四公里半，他們必須去上学，否則做父母的就要付出一筆罰金。各种动物夾雜在一起的陣陣叫声多么悅耳：小雞在野錦葵中抓土；一羣小黑火雞你挤着我，我挤着你地爭奪着一顆米粒。还有鴨子和鵝兒也在嚷嚷。远处，有一隻母牛在叫。这时小罗茜穿着新襯衣正准备出發到远方的小学校去。从屋后面第七个孩子出來了，她是孤兒院的小女孩子，赤裸着身子的小女孩子。这位母親，除了飼养母雞和猪以外，为了多收入一

些錢，還收養了一個孤兒院的孩子。政府每月給她八個鎊果^①，春秋兩季各發一件襯衣，一雙襪子和一件罩衫；冬季發一條大而結實的羊毛披肩和一雙皮靴。在這艱難時期，物價這般昂貴，所有這些東西正好可以使用到她自己孩子身上。這些都是好東西，應該曉得它們多麼貴重，“特別是別把襯衣撕破了，嗯！”這些話的確並不過份。孤兒院的女院長本來應該給兩件襯衣、兩雙襪子和兩件罩衫的，但是她卻只給一份。天知道她把另外一份移作什麼用了。毫無疑問，她把它們留給那些肯和她交換一些東西的人了。不過如果你敢大胆去要的話，女院長的回答很現成：“別瞎說，你已經拿了你應得的一份了。”接着她會滿不在乎地說，“如果你再糾纏不休的話，我把小孩子領回來好了……”做保姆的人只好被迫讓步。自然拿到兩件總比拿到一件好，但是拿到一件又比一件都沒有要好得多。既然有這許多孩子要養活，雖然孤兒院的報酬不多，也只好將就。

赤裸着身子的孤兒院小女孩子，望了一會孩子們忙亂準備的情形，開始喃喃不平地說：

“干媽，那是我的襯衣，那是我的襯衣，你把我的襯衣給羅茜穿去了。”

“快給我住口！你瞧，她不去作活怎麼跑回來了，小丫頭！看一看，胡蘿卜葉子在哪裡呢？你還不給我住口！”

準備上學的孩子們圍笑起來；孤兒院的小女孩子赤着身子站在石台階上，臉上起了痙攣；她眼看着那件襯衣消失了，因為小羅茜已經在上面罩上了罩衫。小女孩子年紀還小，認不出那件罩衫來，但是却清楚地認得出那件襯衣，誰知道她怎麼會認得的呢？

^① 鎊果（Pengo），匈牙利幣名。

毫無疑問，她之所以能够認出來是因為襖衣上有印記；孤兒院的印記雖然經過洗刷，但是還沒有完全褪去。

孩子們不久就可以喝到桶里的牛奶了。一只母牛孤独地、安詳地在空場上踱步，挺着个西瓜肚子的母親剛剛从这只母牛那里挤了牛奶回來。为了要挤牛奶，她將孤兒院小女孩子从田野里揀來的胡蘿卜叶子餵給母牛吃。現在牛奶已盛在桶里。每个孩子遞过碗來，各人分到应得的一份，他們喝着新挤出來、連濾都沒有濾过的牛奶，咕嘟咕嘟地大口地喝着，一面还高声喊叫；因為他們喜欢那样。

只有这个孤兒院的小賤丫頭，她不喜欢那样。这个小丫頭不願意喝牛奶，她非常难伺候，架子很大。她到底愛喝些什么？到底該發明一些什麼新鮮東西來請她喝？

“拿过你的碗來！”

但是孤兒院的小女孩子一声也不响，滿臉敌意，她眼睛盯着穿上了她的襖衣的罗茜。不知道什麼理由，她对牛奶非常厭惡。人家都取笑她，說她簡直是个傻瓜，不喜欢剛挤出來的鮮牛奶，尽管一再請她喝，她还是不願意，真真可笑；人家把盛牛奶的碗放在她的鼻子下面，她就感到噁心。

“她想要罗茜的襖衣，”最大的一个女孩子眯着鬼眼說。她知道孤兒院小學女孩子的襖衣被別人偷去了，因为这个女孩子和別的姐妹們不一样。

“你該当心！”母親吼着說，一面劈臉打了她的女兒一掌。她怒氣冲冲的对待她的女兒，因為她被女兒說穿了，女兒已經捉住媽媽的錯兒：那件事是媽媽干的。她尤其發怒的是，这个賤丫頭把牛奶弄到自己的罩衫上去了，于是可憐的母親失去了耐性，破口大罵起自己的孩子來，好像她的孩子殺了爹娘似的。

“你不会小心一点嗎？死了头，你难道不能小心一点嗎！当心我馬上把你的头給扭下來。”

实际上她所以喊叫得那么兇，只是为了嚇唬孤兒院的小女孩子，使她不敢对襯衣問題再提起一个字。真理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只要她一想到孤兒院的小女孩子可能又会提起襯衣來，她就会感到难过得要死。究竟小女孩子为什么需要襯衣呢？这倒不是因为她在太热天的夏季感到寒冷，何况她慣常也是这个样子，从来穿不穿襯衣和罩衫的，对于一个被母親遺棄了的野孩子說來，能够这样总算不錯了。但是尽管她年紀还小，在她的血液里已經有一种强烈的佔有慾，她知道什么东西是屬於她的。

母親很快地攪拌着猪食。她吝嗇地只在猪食里撒上一一点点糠。要飼养一只猪，当然應該餵糠，但是糠很貴，而且很少，因此她只能在猪食里撒上薄薄的一層，好像糠就是鹽一样。

“絲索尔①，”她喊道。

她就是这样称呼孤兒院的無名小女孩子的，这是孤兒院小女孩子贏得的名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道为什么叫她絲索尔。

小女孩子依旧站在那里賭气。难道还是襯衣問題？她确实太敏感了，如果能够的話，她一定会用目光來戳穿你的內心的。

“你干嗎在那里遊蕩着，嗯？你到底能不能把鮑里斯牽到草地上去？”

孤苦伶仃的小女孩子的心思，早随着別的几个孩子一起飛到学校里去了。她多么渴望也能長得那么火，好和她的哥哥們和姐

① 在農村中，絲索尔（Csöre）这个名字是“伊麗莎白”的簡称，可是在这里也許是一个綽号。“絲索勒”（Csöré）这个字在土話中的含义就是“赤裸”。“絲索尔”可能是从絲索勒演变过来的。——法文譯本原註

姐們一塊兒从这一条漫长的道路走向遙远的小学校去，身上穿着新襯衣，新罩衫，好的披肩，还用披肩的一角裹着点心。但是虽然她已經長得和罗茜一般大了，她依旧只好留在那里。或許她也能去上学，如果人家把这件襯衣給她穿上的話……不过即使像現在这副样子，她也是願意去上学的。当然她并不知道她对这件襯衣有什么权利，但是罗茜穿着这件襯衣总使她感到难过。所以她依旧站在那里用手指挖着鼻孔。

母親跑到厨房后間找糠去了，想到猪她心里不免有些慚愧起來。于是她用那只被猪食弄髒了的手去切一塊面包。她本想切一塊相当大的面包，但半途手里的刀突然改变了主意，切下來的時候，反变小了。

“拿去吧，这是給你的面包，但是不要立刻吃掉，不然你是挨不到中午就要餓的。”

小女孩子接过那片面包，动也不动。

“拿着你的小棍子，快走！鲍里斯早想去吃草了。但是別遊蕩，嗯？順着車輪滾过的地方走，我想你一定已經認得我們的田在哪兒了吧？我想你总不至于笨到又迷了路，你認得路嗎？說啊！”

小女孩子并不回答，她依旧站在那里，低着头，嘮着嘴，仔細地看着手中这一小塊面包。这块面包既不太大，也不太小，只不过是一块粗面包。眼瞧着这块面包，餓勁兒上來了，但是無論怎么样她是不去啃它的。她應該在鲍里斯吃草的時候，挨着鲍里斯慢慢地來吃。鲍里斯就是那只母牛。

“嗨，鲍里斯，嗨……从这里走，嗨……”

小女孩子手拿着一根头上分成三叉的棍子，她用棍子打着牛，牛便放开步子奔跑起來，她追在牛的后面，接連地打它。

她的眼眶里充滿了淚水，她自己也不知道這是為了什麼。

她很難認出通向田間去的小路。野草長得那麼高，誰也沒有去刈它。通常總是由大車的輪子來負責刈除路上的野草，牲口的蹄子來負責開垦那一塊土地。但是大車很少從這裡經過。只有幾家有田在那邊的農家，才不時從這裡來往。上星期依斯特凡·克達克斯曾經從這裡走過，他在小女孩子放牛的地方停下來，看到牛尾巴旁边的光身小女孩子，不禁哈哈大笑。他招呼她，因為他經過那里時總是要和她說幾句話的，但是她卻逃跑了。她不知道為什麼要逃跑，當她見到生人時，老是逃跑。在這一點上她好似小狗，一切陌生的東西都能嚇跑她。她跑掉了，可能是因為她沒有穿長衣，不過她也說不出究竟是不是這個道理。她自己早就習慣光着身子了，有時候別人要笑話她，人家叫她“光屁股”，“吉卜賽人”，“蚯蚓”；然而譏笑她的人倒真是瘋子，因為確實沒有什麼可以奇怪的，她從來沒有過長衣，也沒有過襪衣，除非在惡劣的季節中，天氣非常寒冷而她又必需到田間去的時候，那時人家才會給她幾件被別的孩子們穿得破爛了的舊衣服。她討厭這些東西，襤褸破衣奇臭難聞，她穿上身很感到羞恥。

然而這一次，絲索爾很難脫身，因為母牛的头伸到克達克斯的大車上去了，大車上滿裝着當飼料用的玉蜀黍。儘管時間還早，大車已經上了歸家的道路。

絲索爾逃跑了，赤着脚跑到一塊收穫過的田里，那里，百里香和其他野草長得很高。麥樁倒不很刺人，因為自從收穫以後，下過幾次雨，凡是鐮刀割過的地方，麥樁已經開始腐爛。

“來啊，絲索爾，過來啊，小鳥。”

絲索爾沒有回答，反而跑得更遠了，放聲大笑起來，又扭过头來瞧了一下。依斯特凡·克達克斯也偷偷地瞧着她笑了。

“我今天还要从这里經過，我給你帶一塊蜜糕來，你要不要？”

小女孩子睜大了眼睛。蜜對她說來幾乎是一件陌生的東西，一想到甜食，她的口涎就流出來了。她還留着原來的那塊面包，她收着它，珍重地保存着它。無論如何她是不去啃它一口的。面包有點兒鹹味，她很喜欢鹹面包。不僅有點兒鹹味，還有一些油膩，因為當干擗切這塊面包的時候，手上還帶着豬食。

小女孩子對着依斯特凡·克達克斯叫喊道：“把它趕走吧，趕走它，趕走它吧……”

“你說的是牛么？”

“趕走它！”

像原野上的小鳥永遠重復着同樣的歌調，小女孩子也老是重復着這幾句話。可以說她根本不會說話，她從來沒有過伙伴。在家里她沒有發言的權利，只有別的孩子可以任意找她吵架，而她只好悶聲不响，因為只要她一張口，就會出亂子。

“哦啦，快走開！”依斯特凡·克達克斯喊道，同時在母牛的屁股上給了一鞭，尤其是因為它正吃起大車上的玉蜀黍來了，所以他更想打它。

牛突然聳起臀部，躍起後腳。它不習慣鞭子的滋味；小學孩子的棍子一點也不痛，倒活像是撫摸它似的。它很喜欢小絲索爾，當她來把它牽到田間去的時候，它總是十分感激她。

牛兜着圈兒跑到了那塊草地上。它是認識這塊草地的，它知道這是他們的草地；在這裡，它可以天天一邊啃草一邊用尾巴拂着蒼蠅。

依斯特凡·克達克斯不再向小女孩子說話了，他知道要趕上她還得跑很長一段路，等一會天氣更熱了，孩子也累了的時候，

赶上她比较容易些。

絲索尔已經把大車忘掉了。但是她的目光仍旧凝視着大車消失的那个方向，也就是孩子們剛才从那里出發去上学的那个村庄。村庄那么远，連鐘樓也看不見，鐘樓現在小得連樹木都可以把它遮着了。

她說不出为什么总愛向那个方向看去，好像她向那一方期待着什么东西似的；其实小野姑娘对于任何人都不存任何期望了。

“嗨，鮑里斯，嗨……別往那边走，嗨……”

母牛瞎跑了一陣，跑到小女孩子身边。小女孩子想叫牛往回走，因为她总觉得她的任务彷彿永远是使牛走上与它自己所願意走的相反的方向。

“不，鮑里斯，嗨！”

但是鮑里斯好像要在她身上摩摩擦擦似的，用它潮湿的突兀不平的嘴巴輕輕地触她，推着她。小女孩子連“別往那边走”這句話都來不及說出口，母牛粗糙的舌头就已經卷走了她那塊沾滿糠皮的鹹面包，大口嚼着嚥了下去。

“別那樣，鮑里斯，別那樣！”

她嗚咽着說這幾句話的時候，已經倒在地上，因為那只瘋牛把她撞倒了。別人真以為母牛是在取樂呢，吃了小女孩子的面包還尽情地嘲弄她。

“別往那边走，嗨……嗨……”

小女孩子淚水直流，這個畜牲瘋了，把她的面包全都吃完了，只有几粒面包屑从它的嘴巴里落了下來……現在這個笨傢伙又把一小塊面包皮掉在草上。

收穫過的麥田是多麼美麗呀！小村四周一望無際，一直過去，到遠處的蘆葦盡頭，是一大片收穫過的麥田；天曉得它是屬

于誰的。遍地花朵的美丽田野！那里長着芳香扑鼻的小花。小女孩子就在花边，蜜蜂似地把鼻子貼近花朵嗅着它們的香味。

收穫过的麥田中間插着一根木樁，这类木樁到处都有几根。通常它是用来拴牛的，不过小女孩子够不到，这需要大人来拴才行。别人是用粗短的木棒把鲍里斯赶到草地上去，她，小絲索尔，只用一根細木条子，因此鲍里斯很爱小絲索尔。鲍里斯每次总是这样对自己說：又是一天好日子，是小絲索尔用她的細木条子而不是那些用粗短木棒的人来把我牵到草地上去，这么一想它便高兴得打着轉兒奔跑起来。这一次它更进一步还从小女孩子的手里搶走她的那块沾滿糠皮的鹹面包。

那边有一棵茂盛的核桃樹，一棵又高又大的核桃樹，樹枝倒垂，一直垂到地上。假如有人坐在樹底下誰也看不出來。

过去不太远的地方还有一堆去年留下來的干草，小女孩子不願意从这一帶过去，因为玉蜀黍地就在附近，万一干爹在那里鋤地，她就得到他身旁去，他就把她拖進他的破外套下面。

所以小女孩子連看都不願意往那边看。

鲍里斯走到葡萄園去了。

“天哪，葡萄園！”

瞧！鲍里斯上葡萄園里去了！鲍里斯！在葡萄園里！它已經到葡萄園里了！当然它已經到葡萄園里了，因为絲索尔正望着四野的景色，哭着她的面包，她恨透了鲍里斯。

噫呀！鲍里斯把一棵葡萄藤踐踏坏了。它不是要吃葡萄藤，母牛是不吃这东西的，不过踐着玩玩罢了。

这样就造成了一场大混乱，一場稀奇可笑的大混乱。白天里干爹和干媽既注意不到牛，也注意不到絲索尔，他們不知道牛吃了面包。可是他們却一眼就会發現一棵葡萄藤被踐踏坏了。

干爹破口大罵起來。

“你等着，小賊種，難道我養着你就是为了這個嗎！等着，我不給你晚飯吃！”

但是對干爹，絲索爾却胆敢回嘴，她說：

“我不要吃晚飯。”

整整一天，只要干爹或干媽一瞧見小女孩子，他們就大罵她怎麼讓牛把葡萄根也拔了出來。可是鮑里斯吃了面包片的事情，他們却听也不要听。

“不准你吃晚飯！”

“我不要吃。”

可是她連早飯也沒有吃過。干媽是那樣發怒，她什麼東西也沒有送來給小女孩子吃。

黃昏，絲索爾和別的孩子們一塊兒坐在地上，干媽把一整湯推到她面前。

“吃吧！”

但是絲索爾還在賭氣，干媽本來忘了她在那里，倒是那盤湯擱在地上引起了她的注意。

“你怎麼不吃？你到底喝不喝你的湯？”

“我不要喝。”

大伙兒都奇怪得張大了口說不上一句話來。

“你們不是說過不給我晚飯吃么？我就不吃你們的東西。”

“絲索爾，你見鬼了！”

“你見鬼了！老是說我見鬼！”

干媽這個瘦弱多病的女人瞪着大眼睛。

“你嘴里咕嘟些什麼？傻小子，你這樣算是愛你的干媽嗎？她教你、養你……。馬上給我上這兒來。”

小姑娘拿兩只手护着屁股，慢吞吞走了过去，她很明白什么事情要臨到她的头上了。

当她走近干媽的身边时，干媽一把手抓住了她，把她平按在自己的膝头上，掄起瘦小的双臂，使劲地打她。

一直打到力竭气喘，才住了手。

“現在來吻我的手！”

小女孩子执拗地低下了头。

“你吻不吻我的手？你到底吻不吻？我要打断你的骨头。你不听我的话嗎？求我饒恕你。”

小女孩子低声咕囁着求了饒恕，声音这样低只有她自己和干媽才知道她在說什么。

“現在拍一拍我的手和我和好！”

小女孩子遵命照办了，然后女人伸出一只糊着黑筋的髒手，小女孩子應該在这只手上吻一下。

当一切都按照規矩做完了以后，干媽好像突然記起了一件什么急事一样，大叫起來：

“快到樓頂粮倉里去拿玉蜀黍！”

女孩子兴高彩烈地向粮倉跑去。她已經把什么都忘得干干淨淨了。

从牲口棚过去，經過干草架子，就到了粮倉。那里只有盛糞土的板車充当梯子，要爬上去可不容易。小女孩子拿着滿滿一籃玉蜀黍正預备爬下來的时候，一滑脚，头先着地，跌在干草堆上。她虽然沒有跌痛，可是玉蜀黍却撒滿一地，于是她狂叫起來。

“別叫得那么嚇人，人家还以为我要扼死你哩。到这里來！”

小女孩子好不容易才脫离开干草架子，哭哭啼啼走到地那个女